

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

二



食貨

水利田



魏文帝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隄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公去一為田六百萬畝理田勤謹則畝益五

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謂促遽之甚思為風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思為風

兩損還廬樹桑遷遠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木實曰果草實曰區殖於疆場至曾孫襄王以史起為鄴令起進曰魏氏之行

田也以百畝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為鄴令不知用於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

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鄴地即今河南勞終古馮齒兮生稻梁馮齒即今河南其後鄴地即今河南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開

說秦令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為渠並滿浪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為間然

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既澤齒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

年命曰鄭國渠關讀與秦平天下以李冰為蜀守冰壅江水作壩部用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郡下以通舟船因以溉灌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

為陸海

漢文帝以文翁為蜀郡太守穿前漢羊朱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元光**中太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第渠起

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水工徐伯表表

奏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

陰蒲坂下及氏今龍門縣地屬絳郡份陰今宜鼎度可得五

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焚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

得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

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父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

令少府以為稍入時越人有併者以田之其租稅入少府也稍漸也其入未多故謂之稍其後

莊能龍言臨晉民即今馮頭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種

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音引洛水至商顏下徵在馮翊即今

相通行水水類以絕商顏下流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

間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

猶未得其饒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

引河及川谷以溉出而關中輔渠盡軹引諸水汶南九江引

淮東海引鉅定雍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

作小渠陂山通道不可勝言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

十六歲而倪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在鄭國渠之東

亦曰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素不得鄭國之既帝曰農天

下之本也泉流灌滂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

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

史繕田租挈重不與郡同租爭收田租之約其議減令吏民

勉農盡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時平徭者均齊渠堰之後十

六歲趙中大夫白公此時無公爵蓋相復奏穿渠引涇水首

起谷口尾入灤音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

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

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鄭國興於秦舉鍤為雲決渠為雨

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水停淤泥衣食

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建昭中邵信臣為南陽

太守於穰縣理南六十里造鉅盧陂累石為堤傍開六石門

以節水勢澤中有鉗盧王池因以為名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為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後漢建初中王景為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内豐給其陂徑百里備田五頃音鶴

今壽春郡**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為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廻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餘頃至今人獲其利

晉書咸寧元年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畧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當陽侯杜元凱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溇汙高地皆多堯堵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溥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早為思慮臣愚謂既以水為田當恃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墾充

及荆何州東界荆州東界公濟陽陰東平魯郡之間也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飢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朝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種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杜君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割人稀故得火田之利頃來戶口日增而陂堰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種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堰則堅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也臣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臣又見宋漢侯相

應遵上便宜求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其處當分
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
泗陂出泗陂在彼地界壤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
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無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
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
直以不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
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徇其利以忘
其害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荆河州
界中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
頃年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
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滂盆溢大為災害臣以為宜發明詔勅
刺史二千石漢氏舊堰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脩繕以積水
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
決壅之長吏二千石躬先勸戒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
比及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堰溝
渠當有所補塞者比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早為部分列
上須冬間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
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為
之跡古事以明近之理昭然可坐而論得臣不勝愚意嘗切
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

東晉張闓黯為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
曲阿新豐塘丹陽郡界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
頌乃徵入拜大司農

宋文帝元嘉七年劉義欣為荆河刺史治壽陽今壽春郡于時土

境荒毀百姓離散義欣綱維補緝隨宜經理芍陂良田萬頃
隄堰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參軍殷肅循行脩理有
舊溝引淝水名入陂水名伐木開榛水得通逕由是遂
豐稔

乃雍為薄骨律鎮將至鎮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薄骨律鎮

今靈武郡富平西三十里薄骨律鎮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渠以通

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

渠中計昔時高於河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

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頽渠既高懸

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中有州

渚水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請入來年正月

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鑿渠廣十五步深

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即修

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

十日功渠得成就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

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

二丈絕斷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

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間則

水一徧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從之公私獲其利裴延壽為幽

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沈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諸堰

廣袤三十里皆發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不調人多飢餓延

壽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為利十倍

唐貞觀十八年李襲稱爲揚州大都府長史乃引雷陂水又

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徵拜太府卿人至

今賴之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

四萬餘頃今爲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過費水渠流梗澀止

溉一萬許頃請修營此渠以便百姓至於鹹鹵亦堪爲水田

高宗曰疏導渠流使通流灌濟凌旱應大利益太尉無忌

對曰白渠水帶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

枝分極衆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比爲碾磑用水洩渠水

隨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

上碾磑皆毀之至大曆中水田纔得六千一百餘頃

夏百 自史起漑鄴田鄭國鑿溧水漢興之翁穿前漢時引渭莊熊引洛自是後王景理芍陂馬臻築鑑湖至晉北預疏荆兗之水宋人引泝魏人引河唐疏雷陂築白城皆代天施長地力衣食元元而足公家之費故三代溝澮之法替而赴時務功此不可不重也伏願 國家頒行古制分命有司每一歲二月舉行其政委之州牧泊于縣宰復陂湖通溝洫旱魃作厲則引而灌之雨害染盛則決而注之令民自便不禁其時然後復三老之官以勸耕稼置常平之倉以禦災變上資邦計下慰民望倉廩既足民重犯法則仁義之化可以階漸 夏英公文

屯田

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 徒勸 故吏將 亮

屯田張掖郡 調發選之也故吏前為官職者 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 充國以擊虜於滅為

期乃欲罷騎屯田兵以待其弊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二斛芡藁

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六石 拓百一 難久不解 徭役不息又恐

他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

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 音音 告 音音 曹 音音 武 音音 臨 音音 羗 音音 在 音音

留施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

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二斛鹽三百八斛分屯

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 而下也 理 音音 皇 音音 隱 音音

以西道橋七十所 可至 鮮水左右田事出賦入二十畝 事

千倅馬什二 疏草 則與 副馬 二 百 疋 也 為 田者遊兵以充入

金城郡益積蓄省人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
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之上報曰如將軍之
計充國又奏曰今留屯上萬人屯田地勢平易臣愚以為屯
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
為必禽之具其上崩歸德宜不义矣詔罷其見萬人留田兵
獨充國留屯田大獲地利明年遂破先零

紀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
祗建置屯田於是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

下今潁川郡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

粟倉廩皆滿**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

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

淮陽郡項城縣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

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

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

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

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

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

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

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

西南橫石以西盡泚勝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佃且

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

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

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難大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

軍興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

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

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

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荆

州今大梁脩邵信臣遺跡邵信臣所作田廬故云門並小激

用決音出清音出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

私同利眾無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

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

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夏水楊口在

陵界巴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零陵界桂南土歌之

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東晉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宿

衛安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爲廩太興中三吳大飢

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

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其勞大功剋

舉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返江西良田曠廢未

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

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統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

私兼濟則倉廩盈億可計日而待之穆帝升平初荀羨爲北

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屯田于東陽之石甃亦在今臨淮公私

利之

齊高帝勅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

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汴委儲卿宜

勉之

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別

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爲屯田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

之數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

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

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爲害

北齊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之又議修石甃等屯歲收

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

隋皇建中平州刺史

隋建議開幽州管九舊陂今范陽郡界長城左右管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比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管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

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北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今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具屯田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二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為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為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州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內簡堪者充據所收斛斗等級為功優諸屯田應用牛之處山原川澤土有硬軟至於耕墾用力不同土較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強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即當屯之內有硬有軟亦准此法其稻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刺配丁牛者所收斛斗皆准頃畝折除其大麥蕎麥乾蘿蔔等准粟計折斛斗以定等級天寶八年天下屯收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八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十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十石後上元中於州古謝陽關置

洪澤屯壽州置步陂屯
取田沃壤人獲其利

曾曰自漢昭始田張掖趙充國耕金城曹操以區區之想力農許下晉用鄧文田壽春羊祜田襄陽杜預田荊州荀羨田東陽隋耕朔方之地而唐載諸令典皆內益蓄外有守禦之利故能服夷狄兼鄰國或定南面之業焉宋興嘗雍熙之間強胡屢為邊害天子念守兵咸廣以趙魏失守

廢耕桑之業於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後開易水疏維維修鮑河之利邊屯以次立矣乃遣議臣東出宿亳至壽春西出許潁轉陳蔡之間至襄鄧得田可治者二十二萬頃欲修耕屯之業度其功用矣天子尤意嚮之而任事者破壞其計故功不立南豐文

屯屯軍之耕自養可矣禁旅坐食胡能給之曰古者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其人之食上年則人四鬴中年則人三鬴下年則人二鬴計一夫之耕其登穀不寡矣今屯軍之耕始以下農夫爲率一夫耕而食五人則十萬夫耕所食禁旅四十萬人矣以二十萬夫耕則餘四十萬人之食三年耕則有二年之蓄矣雖有凶旱水溢石廊之上可無西顧之憂也然則屯田之利可施於天下乎曰今天下公田往往而是籍沒之產未嘗絕書或爲豪黨占田或以裁價斥賣公家之利亦云薄矣其勢莫若置屯官而領之舉力田之士以爲之吏招浮寄之人以爲之卒立其家室藝以桑麻三時治田一時講武男耕而後食女蠶而後衣撮粒不取於倉寸帛不取於府而帶甲之壯執兵之銳出盈野入盈城矣其所輸粟又多於民而亡養士之費積之倉而已矣此足食足兵之良筭也李春伯文



食貨

鄉黨

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諍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司八則嫁娶相媒九則無有相貸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均則欺陵之路塞親則鬪訟之心弭既收之於邑故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州夫始分之於井則地著計之於州則數詳迄乎夏殷不易其制

國制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調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鄭云曰此所以勸民者也

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此物謂鄉內者也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

要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人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邑之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此為名今時八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以土地之圖經

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作管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

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里鄙鄣縣遂猶鄉內比閭族黨

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夫均其厚薄則生產平統之於都

五人為伍伍則人之眾寡可知故管子曰欲理其國者必先知其人之欲知其人之者必知其地自昭穆之後王室中衰井田廢壞不足以紀人之眾寡宜王是

齊威公用管仲管仲曰夫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里什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



無所吝不求而得不召而來故人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行於人人心可繫於主是以制國郊內則以五家爲軌軌十爲里里四爲連連十爲鄉鄉五爲帥國內十五鄉自五至帥郊外則三十家爲邑邑十爲卒卒十爲鄉鄉三爲縣縣十爲屬屬有五百五至屬各有官長以司其事以寓軍政焉而齊遂霸

徐信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勤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盡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遺百姓休和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本而已矣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是今之爲政者未之知恤已也譬猶無田而欲樹藝雖有農夫安能措其強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愛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順可得而知也及亂君之爲政也戶口滿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而僞端並作小則濫竊大則攻劫嚴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審人數乎

東晉 祭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斷
時范甯 陳時政曰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狹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壠墳陌皆以成行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

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土之懷下役之慮斯成并據之所執而非通理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通之禮隋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追感見襲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代移遷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帝善之義熙九年宋公劉裕緣人居土上表曰臣聞先王制理九土攸序分境畫野各安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崇秦革其政漢遂不改富強兼并於是為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為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九服不優所託成舊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運匡復之筭人懷思木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人綏理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相温以人無定本傷理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登一之制漸用類苑雜居流寓閭伍不修王化所以未純人莫所以猶在自非改調無以濟理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謂父母之邦以為桑梓者試以生焉敬愛所託請依庚戌土斷之科度存其本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聲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申於當年

宋書

大明中王玄謨請土斷雍州諸僑郡縣今襄陽侯東洋郡也

齊書

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頃

氓偽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記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却改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偽已遠若緩之以德又未易可懲諸賢並深明理體各獻嘉謀以何科筭能革斯弊也虞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猥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崇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崇何必有石建之

博高柔之勤蓋以時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古之共理天下
唯良二千石今欲求理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
勘但封送州州檢得知方却歸縣吏貪其賂人肆其姦姦亦
深而却弥多賂逾厚而吝逾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
州等九郡黃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
者猶未四萬神州與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郡倍不可念愚謂
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人情法既久今建元二年書籍
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
校切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
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勲
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尋蘇峻平後更
亮就温嶠求勲簿而嶠不與以爲陶侃所上多非實錄物之
懷私無代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
流昔爲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爲道或抱子并
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漏流亡不歸法令
必行自然競反爲理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
久帝省表納之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
懈怠至元徽永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咨帝
乃詔曰既往之愆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
謫邊疆各許還本自此後有犯嚴加其罰

梁武帝所司奏南徐江逞逋兩年黃籍不上尚書令沈約上
言曰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燒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
乎宋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而尚書上省庫籍唯有
宋元嘉中以來以爲宜檢之日即事所湏故也晉代舊籍並
在下省左人曹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既不係尋檢主者不
復經懷狗牽鼠齧兩濕沾爛解散于地又無高懸此籍精詳
實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
徵發既立此科苟有迴避姦僞互起歲月滋廣以至于齊於

是亦不覺其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於此大壞矣凡粗有
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說行效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簿通官
榮爵隨意高下以新換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
仕伍凡此姦巧並出愚下小州年澆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
寧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興之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此國
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年又詔書甲子不與長曆相應如
此詭謬萬緒千端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十令史更何可言
且籍字既細難為眼力尋求巧偽莫知所在徒費日月未有
實驗假令兄弟三人分為三籍却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
却同堂從祖以下固自不論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却
而不却不須却而却所却既多理無悉當懷冤抱屈非止百
千投辭請許充曹物府既難領理交與人怨於是悉聽復注
普澤洗却既蒙復注則莫不成官此蓋核籍不精之巨弊也
且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自元嘉以來
籍多假偽景平以前既不係檢凡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鑑遺
落所存尚多宜有徵驗可得信實其求初景平籍宜移還上
省竊以為晉籍所餘須加實愛若不切以留意則還復散失
矣不識曹胤非謂衣冠凡諸此流罕知其祖假稱高曾莫非
巧偽質諸文籍姦事立露懲覆矯詐為益實弘又上省籍庫
雖直郎題掌而盡日料校唯令史獨入籍既重實不可專委
羣細若入庫檢籍之時直郎直都應共監視寫籍皆於郎都
目前並加掌置私寫私換可以永絕事畢郎出仍自題名且
又以為巧偽既多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卧私門致令公私
闕乏是事不舉宜選史傳學士請究流品者為左人郎左人
尚書專共校勘所責卑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
下省者對共讎校若譜注通籍有卑雜則條其巧謬下在所
科罰帝以是留意譜籍詔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由
是有令史書更之職譜局因此而置始晉太元中負外散騎

百一十二卷士族略無遺闕其子孫代傳其業宋玉弘劉湛並好其書弘曰對千客不犯一人諱漢為選曹始撰百家譜以助銓序傷於寡略齊王儉復加得繁省之衷僧孺為八十卷東南諸族別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

天嘉初詔曰自頃編戶播遷良可哀傷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內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例

初不立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矣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以三正理人所由來遠於是初三長之制曰宜准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黨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取復征戌餘若人三長三載亡愆則陟用之一等太后

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秘書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為一法言似可用實難行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公私有益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戶新舊未分人心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為宜冲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人之欲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人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常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而不可遂立三長公私便之大業令人居十家為鄰比五十家為閭百家為族黨一黨之內則有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閭正二人鄰長十人今有十四人共領百家而已至於城邑坊僑舊或有千戶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

事力坊事亦得取濟若論外黨便是煩多時宋孝王撰關東風俗傳曰昔六國之亡豪族處處而有秦氏失馭競起為亂及漢高徙諸大姓齊田楚景之輩以實關中蓋所以強本弱末之計也文宣之代政令嚴猛羊畢諸豪頗被徙逐至若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并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一宗近將萬室煙火連接比屋而居獻武初在冀郡大族媚起應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幾為大患有同劉元海石勒之眾也凡種類不同心意亦異若遇間隙先為亂階時宋世良獻書以為魏氏十姓八氏三十六姓皆非齊代腹心請令散配郡國無士族之處給地與人一則令其就彼仕宦全其門戶二則分其氣勢使無異圖文宣不納數年之後乃濫戮諸元與其酷暴誅夷未若防其萌漸分隸諸郡

閭閻受禪領新令五家為保保五為閭閻四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今時吏部揔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才迺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勅內外羣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為便令統出其可改乎然高穎同威之議遂置之十年虞慶則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詞訟不便於人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乃廢之

唐令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亦隨便量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為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為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

百家增置一人作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錄入大村不

須別置村正天下戶為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題

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儀鳳二年二月

後省黃籍及諸里正縣司選動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

者充其次為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

白丁充無人處里正等並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等充

三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

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

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

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

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臨川文先是神宗問

利良若地力退而具疏以為害農之大无其於差役不

可不改請委侍從臺省官集議及是聖詔博謀以如君彙

上嘉總之**四**免役之法其害有五 陛下近詔臣民各上封事

言民間疾苦所降出者約數千章無有不言免役錢之害

者足知其為天下之公患無疑也為今之計莫若直降敕

命罷天下免役錢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若

猶以衙前戶力難以獨任即乞依舊法於僧寺道觀單丁

女戶有屋產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及百石

以上者並令隨等第出助役錢分給衙前尚慮天下役錢

利害及逐處不同欲乞行下諸路州縣若有妨礙仰具利

害擘畫申轉運司轉運司類申 朝廷隨宜仰改別作一

路一州一縣勅施行務要所向役法曲盡其宜溫公初公

為相遂罷免役行旧役法

五國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戶人致其力以

供上使歲月番休勞逸相代吏若循理不以非法加民則

被役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既是稅戶家有田產誅求必

得吏少廉隅凡有所須不免浸取 神宗皇帝照知此害

貽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雖解而所取役錢多收寬刺民間
 難得見錢日益貧瘁今 朝廷既已復行差役九百侵擾
 當復如舊巨欲乞明降 詔書丁寧戒救監司長吏備知
 朝廷愛惜鄉村差役與 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其
 幾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 讀廣文又
熙寧初王荆公為執政
蓋相宗之法一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說俱有弊只吳蜀
之民以產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荆公與司馬溫
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雇役
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
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
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以保甲保馬一
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或曰保甲保馬一
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或
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或
講廢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爲然

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卷三



此處為書中其他文字，因字跡模糊且為小字，故不進行逐字轉錄。其內容應與上方主文相關，可能涉及對役法利弊的進一步討論。

外五百里曰要服要束以三百里夷中甲常二百里蔡蔡法

三百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言荒又三百里蠻以文德

以二百里流流後也言政教隨其俗棄命禹理水因刑九州

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甸以為御千

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為屬公田籍而不稅稅均七十而助

以實鹿臺大斂以積巨橋武王既誅紂發其財散其粟反

其失而人安於是分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亦曰

其貢祀物又外曰甸畿其貢嬪物任嬪以女又外曰男畿其

貢器物任土以又外曰采畿其貢服物編又外曰衛畿其

貢財物龜貝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其貢貨物絲

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蕃畿蕃限也自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

為贊司徒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

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捨者國

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捨以歲時入其書

於大司徒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

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宅不毛者謂不闢桑麻也罰以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宅不毛者謂不闢桑麻也罰以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宅不毛者謂不闢桑麻也罰以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宅不毛者謂不闢桑麻也罰以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宅不毛者謂不闢桑麻也罰以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宅不毛者謂不闢桑麻也罰以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宅不毛者謂不闢桑麻也罰以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宅不毛者謂不闢桑麻也罰以

備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貢草木謂於凡庶民

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榘不蠶者不帛不

績者不練練其家事也不織者不練練其衣也不織者不帛不

因其比鄰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

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夫役人歲不過三日任

其土所以紀地宜也分五服設九畿所以別遠近也五人為

伍所以知衆寡也因井廬以定賦稅統謂公田什一及三商衡

虞之入也賦謂計口稅則統謂收其田租也什一謂一取其

之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

事之費皆因其所工不求其所拙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織

是以黔首安本而易贍下足而上有餘也魯宣公十五年初

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覆畝而稅也宣公元

行民不肯其善盡力於公田故履畝者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

譏始覆畝而稅也何譏乎始覆畝而稅初亦不言稅不言古者

什一而藉民什一取其力以什與古者曷為什一而藉藉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頌聲者太平歌

高食為本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至此言頌聲作矣帝王

百食也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

田也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

公田稼不善則非民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覆畝

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悉謂不左傳成公元年三

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

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十人步卒七十哀公十二年春

用田賦公羊傳曰何以書據常賦稅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

也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歛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令

賦之家稅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井賦亦有不公問於有

若年飢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

何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

何其微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古什取又問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入貧公曰若是寡人

貧矣對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管子曰

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

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下上

相疾也孟子曰畜馬乘不祭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詩

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

也又曰尊賢使能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頌立於其朝矣市廛

而不征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頌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古者

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曰國宅无征法而不廛關譏而不

征則天下之行旅皆悅而頌出於其路矣言關禁異服異語

曰關譏文王以前也文王亦不征也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

之農皆悅而頌耕於其野矣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理公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人皆悅服而頌為之氓矣里居也

夫一夫也周禮曰宅不七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古

无職事者出夫家之在衰代緣是賦之重故孟子欲使反古

人皆樂為之也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如孟

子曰子之道猶道也萬室之國而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

不足用也夫猶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

之禮無諸侯弊帛饗食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

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孫武曰夫帝王處四

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為能盡專其利是以分建諸侯以其

利而利之使食其土毛之實役其民氓之故賦稅無轉徙之

勞徭役無怨曠之歎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冷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

入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

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无所附

秦十二年以為賦制賦之法**始皇**建守罷侯貴以

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己徂春暨秋往

還方里是所得者至寡所苦者至大人用无聊海內咸怨夫

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

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

逸富者務兼井而自若加以內與功作外撥夷狄收泰半

之賦發閭左之成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尤未足以贍其

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之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漢文帝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

千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

賦於民賦由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

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言各收其所賦

魏朝制之常也府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四年八月初為筭賦筭人百二十為一筭為治車并車馬

孝惠元年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於周中六年令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稅五筭女子年十不稅者父

母有罪欲入與民繁息也律人出筭罪罰之也孝文人賦四

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傳曰常賦出賦百四十三歲而事晁

錯上說令人入粟得以拜爵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

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万人帝

從其言後天下充實乃下詔賜人十一年租稅之半十二年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勸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

謂不者無以異也俱本農也未賈也言農與賈其於勸農之

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其時亦以倉粟二年令人半出

田稅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

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一子不事其賦役二口之筭賦令天下男子年

二十始傳舊法更為異制即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

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

然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

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

多於古也田租口賦益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賣鐵貴故

計今人一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鐵之利率或耕豪民之田

見稅什伍言貧人自無田而耕舉家富貴家故貧民常衣牛

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矣建元元年制八十復二筭九十復

甲卒二筭二口之筭也後孝昭始元六年秋七月罷推酤官

令民得以律占租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

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顏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定其

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太常諸侯如三輔郡矣

出賦菽粟謂菽粟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

入者皆勿收更人有三品有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

入者皆勿收更人有三品有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

入者皆勿收更人有三品有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

入者皆勿收更人有三品有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

入者皆勿收更人有三品有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

入者皆勿收更人有三品有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

入者皆勿收更人有三品有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

入者皆勿收更人有三品有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

入者皆勿收更人有三品有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

入者皆勿收更人有三品有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

入者皆勿收更人有三品有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

入者皆勿收更人有三品有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

入者皆勿收更人有三品有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

入者皆勿收更人有三品有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

入者皆勿收更人有三品有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

入者皆勿收更人有三品有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

入者皆勿收更人有三品有菽粟當錢物也三年以前逋更賦未

不措今更名天下之田曰王田又以周官稅人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樹藝謂種果人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充作未及蔬菜也縣官衣食之元又分裂州郡改職作官邊兵二十餘萬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斂賦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

後漢光武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筭也**明帝**即位人无橫徭天下安寧時穀貴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

魏武初平表紹鄴都今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綿二斤餘不得擅興

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一遠者三

分之一夷人輸實在公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不課田者輸義米三斛遠者五十極遠者輸筭錢二十八文**成帝**咸和

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是後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筭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

以下免官**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一升**晉懷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

年又增稅米口五石前燕慕容皝在枹城以牧牛給貧家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分入私記室參軍封松嶽曰且地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徐豁上表曰武吏年滿十以便課

米六十斛五十以下至十二皆課二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

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迥便自逃匿戶口歲減實此之由且更量課限使得存立若減其米課雖有

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得田者與中分百姓安之人皆稅條戶尤曰非明王之遺道蜀李雄賦丁歲谷三斛女丁半之期輸不

富實門閭不開无相侵盜矣

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詔善之也
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戶歲輸布四尺

文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宋文帝元嘉中皆責成郡縣
孝武徵求益急速以郡縣逢緩給遣臺使自此公役紛擾凡
此輩使人何非詳慎貪險峭嶮以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即
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道郵傳侮折守宰瞻郭覩境飛下
嚴符合稱百臺未明所督搆摠曹豈振鷲都邑深村遠里儀
刻十催或尺布之逋曲以當疋白錢餘稅且增為千誑去質
作尚方寄繫東冶百姓駭迫不堪其命恣意贓賄無人敢言
貧薄禮輕即生謗譏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明下符旨審
定期限如有違越隨事糾坐則政有恒典人无怨咨子良又
啓曰今所在穀價雖和室家飢凍苦練纊雖賤駢門驟質
而守宰務在哀刻圍桑品屋以准貨課致令斬樹發存以充
重賦破人敗產要利一時東郡使人年无常限郡縣相承准
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縣急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
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守畏不務先富人而唯言益國豈
有人貧於下而國富於上耶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
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尤
求請无地且錢布相半為制亦久或聞長宰須令輸錢進還
舊科退容姦姦利欲又康泰其可得乎又啓曰諸賦稅所應納
錢不限大小但令所在兼折布帛若雜物是軍國所須者听
隨價准直不必盡令送錢於公亦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
晉氏初遷江左草荆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
減永初中官布疋直錢一千而人所輸听為九百漸及元
嘉物價轉賤私貨則匹直六百官受則疋准五百所以每欲
優人必為降落今入官好布疋下百餘其四人所送尤依旧
制昔為刻上今為刻下庶庶空儉豈不由之救人拯弊莫過
減賦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无患人費不規用用不

官也。國時豫章王疑上表曰：宋氏以來，州郡賦俸及雜稅，給多隨土所出，无有定准。夫理在風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別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源，西南各序，習以爲常，因而弗變。順之則固，匪通規澄之則廉，不入罪。豈約法明章，先令後刑之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件公田秩俸，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丞有何供課尚書，精加勘覆，務存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頒下。四方永爲恒制，帝從之。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上地卑濕，无有蓄積之資。諸蠻取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无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无貢之人，不樂州縣編考，爲浮浪人，樂輸亦

无定數。任量唯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各之類，皆无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他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奉輦跡禽前驅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椎斧武騎虎賁持鈇鉞，允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粗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向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两，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躬自梁武帝末，侯景之亂，國用常備，京官文武月別唯得

食多過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楊徐等大州比令僕班
揚州督上歲課在廷康徐州督南領理在京口寧桂等小州
並外官制史最重者尚書令雙則官品第三也
比參軍班亦州理建寧令雲南郡桂州聖始安今郡名州陽
部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啓事尚書班會稽郡理建康即今
最重者唐事尚書品第三也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
書官品第三也尚書品第九品後具內官更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同
班者則以居下爲劣則與品第高下不倫當是其時更以清
濁爲差耳本史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
可委載其州郡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傳倉庫并給刺
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勅而裁凡如此祿
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閣就第婚
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
及主婿外祿者

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
爲幼亦虫羅殺者甚衆於是雜管戶帥編於天下不隸守宰賦

役不同戶口錯亂**晉書**即位一切罷之以屬郡縣魏令每

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一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

一夫一婦之調也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

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半以此爲

降大率十疋中五疋爲公調二疋爲調外費三疋爲內外百

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病老篤貧不能自

存者亦一人不從役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

長四十尺爲一疋六十尺爲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

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嚴制令一准前式違者罪各有差

四年詔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年糧

太和八年始在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

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七又人帛

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疋粟二
石九斗以爲官司 **泉**復增調外帛羔二疋所調各隨其土

所出其司與雍華定相秦洛荆河懷充陝徐青齊濟南河東
東徐等州貢綿絹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忽皆以麻布充孝
○明時張普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
軌復高祖之旧典仰惟高祖發六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
百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立幅度之規億兆荷輕
賦之饒不憚於綿麻而已故歌舜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
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自茲以降漸二長闊百姓怨嗟聞
於朝野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度長秤
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
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
綿麻不惟法度之難易人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
已行之成詔遵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
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郡官共竊利之愚臣以為於理未及
何者今官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量絹布疋有尺丈之盈充
不計其廣絲綿斤兩兼百銖之賸未聞依律罪州郡者若一
疋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及二三長此所謂教人以貪也
今百官請俸祇樂其長闊并欲厚重无復准極得長闊厚重
者便去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稱以亂視听此百
司所以作負聖明者也今若必復綿麻謂宜先令四海知其
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
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与太府卿左右藏
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惣常俸之
數年俸所出以市綿麻亦應周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
之心愛人惜法如此則高祖之執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昭
布於无窮孰不幸甚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
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
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斗四分六升六勺六撮六沙三十
万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群祀依式供營遠蕃客

使不在斷限尔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并敗所亡諸城
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内外
百官及諸番客廩食及肉采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
九万九千八百九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孝昌
二年冬統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即位
因人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納粟千里外納米
上三品户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即
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只和三年各計注内四十
尺為度天下利焉元象只和之中頻歲大饑穀斛至九錢法
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賦賦矣

卷之四 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无籍之户得六十賦
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高加焉及侯景有
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有
南之地其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

卷之五 受禪多所草創六坊内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
當百人任其臨陳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
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边要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稅
其錢貧者役其力後南征頻歲陷没士馬死者以數十万計
武成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兼并户口益多隱漏旧制未安
者輸半林租調有妻者輸陽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
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不許由是姦欺尤甚户口租調十亡
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予无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仍減百
官之祿徹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
行兼者並不給幹南齊以有以節国用之費焉河清
三年定令乃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
六十六退田免租調率人一林調絹一疋綿八两凡十斤綿
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
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皆依貧富為三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戶上家輸遠處中家輸次遠下家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用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入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湧朝廷遣使開倉以糶之而百姓无益飢饉尤甚矣後曰大統中禁沒鉅力財用不給乃減朝士祿料諸曹掾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予無限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

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半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半年則一旬

起徒役无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无力征賦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兵帥口一月功為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

隋文帝霸府初開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相次阻兵與師誅討賞費鉅万及受禪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純麻土調以布絹純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于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級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城十二番每歲為二十日役城調絹一疋為二丈初蘇威父綽在西魏世以困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稱為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伐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

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威言納言奏減賦役務從輕也
帝悉從之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遇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
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城至于京師相屬於路晝夜
不絕者數月帝又躬行節儉九年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
行慶賞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
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
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反越國公揚素討平
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
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尔也
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无
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
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
半功調全免十四年閏中大旱人饑帝幸洛陽因令百姓就
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十八年五月高穎奏
諸州无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承前以來恒
出隨近之州今請於所管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
諸州並給公解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六月工部尚書蘇孝
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解錢物出奉興生唯
利是求煩擾百姓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皆禁止十一
月詔外內諸司公解在市迴易及諸處具生並所之唯禁出
奉收利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
曲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爲兵租賦之入益減
矣又頻出朔方西征吐谷渾二度討高麗飛芻輓粟出陸衆
弊又東西巡幸无時休息六宮及禁衛行從常十萬人皆仰
給州縣天下怨叛以至於此

唐武德元年詔曰宗緒之情義越常而宜加惠澤以明等級
諸宗姓有官者宜在同列之上未有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
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若額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

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番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口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為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已上免租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為三等至九年三月詔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且為九等武德二年四月戶部尚書韓仲奕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稻之屬各求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五年二月勅二年一定戶龍朔三年秋七月制衛上八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軍仍免庸調

太倉

長安元年十月詔天下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

稅戶至大曆四年正月制一國加稅其見任官一品至九品寄住家一切並稅蓋近如晉宋土斷之類也上上戶四丁每等歲五百至下中七百下戶至於五百

開元

八年

二月制曰頃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准故遣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諸州

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為疋者理甚不然闊尺八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以行立樣之時以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

有踰於比年常例尺丈過多者奏聞二十二年五月勅定戶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募士并諸色同類有番役合免征行者一戶之內

四丁以上任此免役不得過兩人三丁以上不得過一人二十五年定令諸課戶一丁租調准武德二年之制其調絹純

布並隨鄉土所出絹純各二丈布則二丈五尺輸絹純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純為疋布為端綿為屯麻為綬若

當戶不成疋端屯綬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斗與租同受其江南諸州租並迴造納布

庸無絹之鄉純布三尺武德六年開尺八寸長四寸五分為疋布五寸為綬諸丁匠不役者收庸無絹之鄉純布三尺三月勅關內諸

州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遂要支用其路
遠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北河南
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縮以代調中調課天寶元年正月赦
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戶高多苟為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
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兩丁征行
賦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今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
老者假免差科建中元年制百姓及客等約丁產定等第均
率作年支兩稅其應稅斛斗墾大曆十四年見佃青苗地額
均統夏稅六月內納畢秋稅十一月內納畢其舊租庸及諸
色名目一切並停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
黍之實為分十分為寸寸為尺十尺為丈量以秬黍中者
容千二百為龠二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權
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
十六兩為斤調鍾律測畧景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

六百六十六

其四

六

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諸課役每年計帳至尚書省度支配
來年事限十月三十日已前奏訖若須折受餘物亦先支料
同時處分若是軍國所須庫藏見無者錄狀奏聞不得便即
科下諸庸調物每年八月上旬起輸三十日內畢九月上旬
各發本州租調車舟未發間有身死者其物却還運脚出庸
調之家任和催送遠所須裹束調度折庸調充隨物輸納諸
租准州土收穫早晚斟酌量路程險易遠近次第分配本州收
獲訖發遣十一月起輸正月三十日內納畢若江南諸州從
水陸上棧運者四月以後其輸本州者十二月三十日內
納畢若無粟之鄉輸稻麥隨熟即輸不拘此限即納當州未
入倉等及外配未上道有身死者並却還應貯米處折粟一
斛輸米六斗其雜折皆隨土毛准當鄉時價諸邊遠州有夷
獠雜類之所應輸課役者隨事斟酌量不必同之華夏諸任官
悉免課役者皆待心符至然後注免符雖未至驗告身灼然

實者亦免其雜任被解應附者皆依本司解時日月據徵諸
春李附者課役並徵夏李附者免課從役秋季附者俱免其
詐冒隱避以免課役不限以之早晚皆徵當發年課後逃亡
者附亦同之諸人各狹鄉樂近就寬鄉者去本居千里外復
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外復一年一遷之後不得更
移諸沒落外裔得還者一年以上復三年二年以上復四年
三年以上復五年外番之人投化者復十年諸部曲奴婢放
附戶貫復三年諸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鄉閭者申
尚書省奏聞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諸丁匠歲役工二十
日有閏之年加二日須留役者滿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
俱免役日少者見通正役並不得過五十日正役謂也天寶
三年制每歲庸調徵收延至九月三十日五年制天下百姓
單貧交不存濟者租庸每鄉通放三十丁其年五月停郡縣
官日直課錢但計數多少同料錢加稅充用即應差丁充日

直並停按天寶中天下計帳戶約有八百九十餘萬其統錢

約得二百餘萬貫大約高者少下等者多今一兩為八錢以下

戶則二百二十二年今通以二百五十為率自七載至十四其

地稅約得千二百四十餘萬石兩歲每戶所墾田不過一

丁八百二十餘萬其庸調租等約出絲綿郡縣計三百七十

餘萬丁庸調輸絹約七百四十餘萬疋每丁計綿則百八十

五萬餘屯每丁三兩六兩為屯租粟則七百四十餘萬石

兩約出布郡縣計四百五十餘萬丁庸調輸布約千三十五

萬餘端每丁兩端一丈五尺其租約百九十餘萬丁江南郡

縣折納布約五百七十餘萬端大約每丁三端一丈九寸具

以三端為率二百六十餘萬丁江北郡縣納粟約五百二

十餘萬石大凡都計租稅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約得五千

二百二十餘萬端疋屯貫石諸色資課及勾剝所獲不在其

中據天寶中度支每歲所入端疋及貫石都五千七百餘萬

資辦及勾剽等當合其度支歲計粟則二千五百餘萬下
 得四十七萬一萬餘萬
 折等米并入京倉四百萬
 除等米并入京倉四百萬
 司糧判五萬當州官俸及選報布絹綿則二千七百
 一十力諸道節度軍糧及州官俸及選報布絹綿則二千七百
 餘萬端屯及道兵賜及和乘并遠小川便充官料郵驛等費
 錢則二百餘萬貫
 元中及平天寶開拓邊境多立功勳每歲軍用日增其費糴
 米粟則三百四十萬疋段西北向西北各八十五萬
 度及部牧使給衣則五百二十萬
 各四萬安西五萬河東別支計則二百一十萬
 南各八餽軍食則百九十萬石
 二百六十萬
 費此不與焉其時錢穀之司唯務割剝迴殘贖利名目萬端
 府藏雖豐閭閻困矣
 支度使使以掌其外支度使使以掌其內建中初以錢谷名數每歲天下
 共數三千餘萬貫其二千五百餘萬貫以供外費九百五十
 餘萬貫供京師稅米麥共千六百餘萬石其二三百餘萬石供
 石給亦外費

九州之土地為九州之土貢說者以謂有九州之土貢然
 後田賦之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考之於經蓋自有證
 何者甸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自五百里之外其
 餘四服米不運之京師必以所當輸者上貢於天子以此
 知當時貢賦一事所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內全不叙土
 貢正緣已輸粟米以此相參攷亦自有證蓋當時寓兵於
 農所謂貢賦不過郊廟賓客之奉都無養兵之費故取之
 於畿甸而足自大畧而言之三代皆以此制夏后氏五十
 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代之賦畧相當周
 官所載九畿之貢而已九州之貢所謂出者半或三之一
 或四之一或以半輸王府或以三之一輸王府或以四之

一輸王府所謂土貢未必能當貢賦之半留之於諸侯之
國以待王室之用皆是三代經常之法所謂解成五服至
于五州十有二師說者以爲二千五百人為師亦是一
時權時之役所謂經常之役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豳詩
所謂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皆是經常之役法如此用兵
軍役寓之井賦乘馬之法無事則爲農有事則徵役至漢
有所謂材官踐更過更卒更三等之制當時有干戈之征
及至魏晉有戶調之名凡有戶者出布帛有田者出租賦
後魏亦謂之戶調在後魏以一夫一婦出帛一匹在北齊
則有一床半床之制已娶者則一床未娶者則半床當時
有戶調之名然役法尚存古制但至南北朝增三代之三
日至於四十五日自漢至南北朝其賦役之法如此至
唐高祖立租庸調之法承襲三代漢魏南北之制雖或輕
或重要之規摹尚不失舊德宗時楊炎爲相以戶籍隱漏
徵求煩多變而爲兩稅之法兩稅之法既立三代之制皆
不復見然而兩稅在德宗一時之間雖號爲整辦然取大
曆中科徭最多以爲數雖曰自所統之外並不取之於民
其後如間架如借商如除陌取於民者不一楊炎所以爲
千古之罪人大抵田制雖商鞅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有
歷代之典制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要得復古田
制不定縱得薄斂如漢文帝之復田租荀悅論豪民收民
之資惟能惠有田之民不能惠無田之民田制不定雖欲
復古其道無由兵制不復古民既出稅賦又出養兵之費
上之人雖欲權減兵又不可不養兵制不定此意亦無由
而成要之寓兵於農賦役方始定

東萊文

葉曰租庸之法每丁歲入粟二石爲租調隨土地所宜綾
絹純布皆有差用民之力歲不役過二旬不役則收其庸
日三尺此即孟子所謂粟米之征布縷之征力役之征也

然孟子却云用其一緩其二不敢兼用以取民唐初正要
立法之時乃用戰國苟簡之法只取諸民周制州民歲不
過三日雖立法於此其實未嘗尽用今唐用民力非特倍
其六七而為一定之制否則必收其備此正犯孟子之所
諱蓋唐初君臣不事無術所以至此 宋嘉文

新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卷四



食貨

六口



三皇以前尚矣靡可得而詳也孔子稱堯曰大戰舜曰盡壽禹曰無刑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故君臣歌德含氣之類各得其宜
○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其衰也棄稷不務續有二窮孔甲之亂遭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事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其後紂作淫虐厚賦以實瑩臺大斂以積巨橋人庶苦而無慘天下六之

周武王致商之罪罔有敵于我師一戎衣天下大定垂拱而天下之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滅湯時千三百

國人眾之損亦如之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及昭王南征不還

王薨考加以幽之亂
○東遷三十餘年
○十三年齊相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至于庶人

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後諸侯相并尚有千二百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

十二諸侯更相征伐奔走不保社稷者不可勝數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至于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橫短長之說相

奪於諸人詐力之兵動以萬計伊闕敗斬首二十四萬長平之戰血流漂齒周之列國唯秦楚燕而已齊及三晉皆以暴

亂衛維得存不絕如絳
○然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餘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尚當千餘萬秦兼諸侯所

三分居一猶以餘力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

萬阿房驪山七十萬三十年間百姓死沒相踵于路陳曠

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

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三

漢書召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恐羞之乃止

承平賦役減省三十而稅一人人自愛每有詔命頒下鄉閭重白戴老扶疲策杖以聽之思一見太平至

元狩中六十餘年人衆大增太倉之粟紅腐而不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校孝武帝乘其資穡乃厲兵馬以攘

戎狄靡地遐廣征伐不休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減半矣末年追悔故下哀痛之詔封丞相富人侯

昭宣之後罷戰務農戶口漸益元平時貢禹上書曰古者宮中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十餘廐馬不過百餘疋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各用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歲費數鉅萬蜀黃漢主金銀器歲食粟料万疋百姓重困請從省儉帝多采納之至

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及

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率土遺黎十纒二三

後漢光武建武中兵革漸息至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二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

明章之後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至于人戶滋殖永壽二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一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

遭黃巾為寇遇董卓稱亂大焚宮廟劫掠西遷是以與平建安之際海內荒殘人戶所存十無一二

魏據中原割巴蜀悉有江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劉備章武元年有戶二及平蜀得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通計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當時魏氏唯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

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孫權赤烏五年有戶五十一萬

大抵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一千六百一十六萬
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蜀劉禪炎興元年則魏常
戶增九十一萬六千三百八十一歲次庚子凡一十八年
四百三十三則當三國鼎峙之時天下通計戶八百四十九萬
斯以勤矣後補不勸據有同北初文武官上疏請依劉備在
趙國合二千四百九十九戶為趙國前秦符堅滅前燕慕容
千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戶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
十萬口于關中平燕定蜀之併偽代之盛也時關隴情晏百
里一旅行省取給於途上高資販於道

宋文帝

北取燕平廣固南燕慕容超廣固即今北海郡西滅後秦平閩洛
脚牀用銀塗旬帝以為費使用直脚牀釘用鐵公主出滴遣
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之費帝勵精臨人江左數代

帝王莫及所以魏元嘉之理比前漢之文景焉既而國富兵
強更務經畷元嘉二十七年後魏主太武帝以數十萬衆南
伐河上屯戍相次覆敗魏師至瓜步而還宋之財力自此衰
耗今按本史孝武大明八年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
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

齊氏六王

代短促其戶口未詳
亦稱其理及精華耗竭貪地邀功侯景逆亂竟以
慘虐骨肉相殘纒及三年便至覆滅墳籍亦同灰
燼戶口不能詳究

陳武帝

荆州之西既非我有淮肥之內力不能加帝勤恤
人隱時稱令主閱其本史戶六十萬而末年窮兵黷武遠事
經畷吳明徹全軍隻輪不返銳卒利器從此殲焉至後主滅
亡之時隨家所收戶五十萬口二百萬

後魏

起自陰山盡有中夏遷都河洛定禮樂崇儒明正

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太康倍而餘矣按晉武帝

元平吳後大凡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八百一十六

至五百及爾朱之亂政移臣下或廢或立其於奕其家分爲

東西二國皆權臣擅命戰爭不息戶流離官司文簿又分

散棄今按舊史戶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其時以

息時何比三數大郡多千戶以下復備

新附之郡小者戶總二十口百而口

承魏末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褊小文

宣受禪性多暴虐而能安政宰輔楊遵彥十數年間亦稱爲

理故其時以爲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及武成後主俱是僻王

至崇烟化二年爲周師所滅有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

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

後周開明二主主惑而已俱以弑崩**武帝**誅戮權臣其時方覽

庶政躬儉節用考數名實五六年內平蕩燕齊城高嗣子昏

虐亡不旋踵按大象中有戶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

六百四

隋文帝始以外戚遂受託孤不踰數年使享大位克勤理道

克儉省費至於六宮之內常服浣濯之衣供御故弊隨令補

用菲享燕所食不過一肉有司嘗進乾薑用布袋盛帝以爲

費大加譴責後進香藥復以摠袋盛因答所司以爲後誠其

時宇內稱理倉庫盈溢至開皇九年平陳帝親於朱雀門勞

師行賞自門外列布帛之積圍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

餘萬段而不加賦於人**煬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

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

盛也後周隋帝未及隋神有戶三百九十九萬九千六百四

增四百八十二萬七承其全實遂恣荒淫登極之初即建洛邑

每月役丁二百萬人道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達河北通涿

郡築長城東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丁男不充以婦人兼

役而死者大半及親征吐谷渾駐軍青海遇雨雪士卒死者

十二三又三駕東征遼澤皆興百餘萬衆餽運者倍之又逆
徵數年之賦窮侈極奢奉天下之人十分九為盜賊身喪國
滅實自取之蓋資我唐之速有天下也

唐貞觀戶不滿三百萬三年戶部奏中國人因塞外來歸及
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為州縣獲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十
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得二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
口萬七千三十一馬千三百疋永徽元年戶部尚書高履行
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

以天下進戶既多謂無忌曰比

來國家無事戶口稍多三二十年足堪敷實因問隋有幾戶

覆行奏隋大業中戶八百七十萬今戶三百八十萬

三十顯慶二年十月上幸許汝州問中書令杜正倫曰此間

田地極寬百姓太少因又問隋有幾戶正倫奏大業初有八

百餘萬戶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餘萬戶總章元年十月

司空李勣破高麗國虜其王下城百七十戶六十九萬七千

二百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初自貞觀以後太宗勵精為理

至八年九年頻至豐稔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則數

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斗直兩錢麟德三年米每斗直五文

永淳元年京師大雨飢荒每斗四百錢加以疾疫死者其衆

武太后孝和朝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幾入恣情奢縱造因

極寺太平觀香山寺昭成寺遂使農功虛費府庫公竭矣

宗景雲初又造金山玉真二觀補闕辛替否上書極諫不從

開元四年山東諸州大蝗八年天下戶口逃亡色役偽濫朝

廷深以為患九年正月監祭御史宇文融陳便宜奏請檢察

偽濫兼逃亡及籍外贖田於是令融充使獲偽勳及諸色役

其衆加朝散大夫融奏置勸農判官長安尉裴寬等二十九

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

王忠嗣何千里梁勳盧於庫狄璠溫晉李登盛異等皆知

名士判官得入

為盛其後多至顯

則免其六年賦調但輕稅入官陽翟縣尉皇甫憬在拾遺楊
相如並上疏盛陳煩擾不便寬等皆當時才彥使還得戶八
十餘萬田以補是憬遂貶為衢州盈川尉兼拜御史中丞十
三年封太山米斗至十二文青齊穀斗至五文自後天下無
貴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麪三十二文絹一疋二百一十
二文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也蓋每店
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訖荆襄北至太原
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道數千里不持
寸刃二十年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
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天寶元年戶八百三十四萬
八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
自十三載以後安祿山為范陽節度多有進奉駝馬生口不
暇旬月郡縣供熟食酒肉草料楊國忠任用之後即與縲王
閻羅鳳結豐徵閩輔河南京兆人討之去者方不一全連枷

赴役郡縣供食於是當路店肆多藏閉以懼撓亂驢馬車牛

悉被虜奪不酬其直數年間因漸減耗十四載管戶總八百

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一應不課戶五百三十五十六萬五千五百

八管口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九不課口四萬九千二百

八十八課口八百二十二此國家之極盛也按後漢自建武初至

三十八年有戶千六百七十七萬按自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齊至隋

文帝開皇九年滅陳凡十四年然後車書混一甲兵方息至

大業二年戶千九百八十八萬有戶八百萬九十九萬戶總

蓋有司不以經國取速為意法崇漢室而人戶總之甚也

宗乾元三年見不到帳戶總六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戶七十五萬三千四百八十二管口總四萬五千九百九十九

戶八十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九不課口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戶九十五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不課口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比戶口約都得主戶百八十八萬中初命黜陟使往諸道

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隸謀傾魯

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二晉之人以非諸侯當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孝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配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况可以發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云塗地而洛口諸倉足以致百萬之衆豈可少哉 東坡文

書曰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用財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口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九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九萬墾田四百三十萬

頃南豐文

丁中

漢書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而始傅 音附傳者也

晉書平吳後有司奏男子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

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

六以上為老小不事

宋書大明中王敬弘上言舊制人年十二半役十六全役

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強弱不皆稱耳循吏恤隱可况甚患庸愚守宰必有勤劇况值苛政豈可移言至今逃竄求免胎孕不育乃避罪憲實亦由茲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名之宜應存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帝從之

北齊書武成清河三年乃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為中十六以上為老十五以下為小

頒新令男女三歲以下為黃十歲以下為小十七以下為中十八以上為丁以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開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成丁即位戶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高穎奏以人間課稅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既无定簿難以推校乃為輸籍之樣請編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近五黨三黨共為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蕪無所容矣

唐武德七年定令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神龍元年草皇后求媚於人上表請天下百姓年二十二成丁五十八免役制從之韋庶人誅後復舊太宗天寶三載十二月制自今以後百姓宜以十八以上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按開元二十五年戶令云諸戶主皆以家長為之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无課口者為不課戶諸視流內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廢疾妻妾部曲

客女奴婢皆為不課戶无夫者為寡妻妾餘准舊令諸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九十二人百歲五人皆先盡子孫聽取先親皆先輕色無近親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內中男者並聽諸以子孫繼絕應拈戶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拈即所繼處有母在雖小亦聽拈出諸戶欲拈出口為戶及首附口為六者非成丁皆不合拈應分者不用此令諸戶計年將入丁老疾應徵免課役及給侍者皆縣令貌形狀以為定簿一定以後不須更貌若有姦欺者聽隨事貌定以附于實九年制天下雖三載定戶每載亦有團貌自今以後計其轉年合入中男成丁五十者任追團貌唐德元年中制天下百姓

論曰自立說後九辨論曰並杜氏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

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曰美哉堯矣既堯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政康家足則教從及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

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上著而人貧重斂則多著而國

貧不其然矣管子曰以正戶籍調之養贏者大費其家也正數之戶自收其利也三五以前井田定賦秦造周制漢因秦法魏

晉已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不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

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庚戌土

斷之令財豐裕阜實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

熙之際重率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

百六十萬開皇九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泊于大業二年

千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自平陳後又加

其時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

命多依豪家蘇綱隋秦姦偽尤滋高穎觀流允之病建輸

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強家收太

半之賦為編戶奉公上蒙輕減之征浮客謂避公稅依強

三年除人田租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漢

家或百而稅一可謂至輕矣而豪強占田踰多浮客輸大

半之賦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七秦且不思不

下通賦福分於豪人也不正其本適足以資富強矣高祖

輕口代之盛實由於於斯先敷其信後行其令承燕懷

惠蓋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人俗康阜頴之力焉功

規蕭葛道亞伊呂近代以來未之有也隋氏西京大倉東

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諸米粟多者千石少者不減

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并州庫布帛各數

千石而錫賚勳庸並出豐國家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

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漢約

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則以

後加五百九十五其時天下戶都八百九十餘萬也漢

武曠兵人戶歲半末年追悔方息征伐其後至平帝元始

二年經七十餘載有戶千二百二十餘萬唐百三十餘年

中雖時起兵戎都不至減耗而浮浪日衆版圖不收若此

量漢時實合有千三四百五十矣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

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隋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

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伍習程

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因以迂闊風流相尚

本職相顯職事委於群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
中初天下編吐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為校比收入公
稅增倍而餘諸道出百八十五萬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

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姦狡猾之吐皆被其籍誠適時之令
典拯弊之良圖舊制百姓供公上計丁定庸調又租其稅

百自兵以役後經實不充於是徵驗多名且无恒數貪吏
橫恣因緣為奸以名入往或計或為僧或占募軍伍或依
倍即多規避或役名入往或計或為僧或占募軍伍或依
建中初分並入兩後恒額既除帥劣者即被徵輸困竭日其
加益更良田得復悉收規避既除帥劣者即被徵輸困竭日其

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存興浮冗之輩今則眾矣徵輸之
數亦以闕矣舊額既在見人漸艱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

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
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計諸項簿

有二百五十餘戶按歷代戶口多不過五千少不二三約
計天下除有兵馬多如食鹽是知見在之數者採晉隋舊
典錄置可得五百萬矣以五百萬戶共古之為理也在於

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被
風濟俗和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

族黨州鄉縣遂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民
數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

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茲
况新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

其本歟

策三為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眾而兵

強田墾稅增役眾兵強則所為而必從所欲而必遂是故

昔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壤井田開阡陌者

誘二晉頓耕之民以實秦地也漢末天下殫殘而三國爭
利孫權拔取山越之眾以為民至於枕海絕徼俘執島居
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號為秉義不妄虜獲亦按壠上
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六也為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為

戶五十餘萬而魏不能百萬而已季天下之大不當全其
數郡之衆然則因民之衆寡爲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今
天下州縣直以見入職貢者言之除已募而爲兵者數十
百萬人其去而爲浮屠老子及爲役而未受度者又數十
萬人若此皆不論也而戶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
世其衆強富大之形宜無敵於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勢
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役不衆兵不強
反有貧弱之實見於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聽其
自生自死而已而州縣又有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縮價者
此其意豈以爲民不當生於王之土地而征之者歟夫前
世之致民甚難待其衆多而用之有終不得者今之欲有
內外之事因衆多已成之民率以此向夫孰敢爭者而論
者曾莫以爲意此不知其本之甚者也以臣計之有民必
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爲役出則可以爲
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苦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驚鈍不才
者且爲浮客爲傭力其懷利強力者則爲商賈爲竊盜苟
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爲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糶而民常患
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
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其所以雖
蕃熾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者也嗚呼亦其勢之有不
得不然者矣夫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
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
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
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二倍於舊雞豚菜茹樵薪之
鬻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
置者數十百倍於舊蓋秦制方戶爲縣而宋齊之間山陰
最大而難治然猶不過二萬今兩浙之下縣以二萬戶率
者不數也夫奉天下之民未得其所猶不足爲意而此一

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關十年之後將何以救之乎夫近
其民多而地不足若此則其窮而無告者其上豈宜有不
察者乎田無所墾而稅不得增徒相聚搏取攘竊以爲衣
食使其俗貪詐淫靡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不棄而魚
肉之乎噫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荆楚其盛不惟民戶
繁實地著充滿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
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爲下州小縣
乃無一士生其間者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獨爲東南
之望然則亦古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此豈智
者之爲乎且其土地之曠者伏藏狐兔平野而居虎狼荒
墟林莽數千里無聚落藪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蒸鬱
而不遂而其狹者鑿山捍海擗決遺利地之生育有限而
民之鋤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而
不應天氣亢而不厲有摩挲錯愁居戚處不自聊賴則臣
恐二者之皆病也夫分閩浙以實荆楚去狹而就廣田益
墾而稅益增其出可以爲兵其居可以爲役財不理而自
富此豈而今之急務也而論者則又將曰慮其因徒而變
豈有不變之術而未之思乎抑聽其自變者乎

義論杜氏通典詳節卷五



